



飛

狐外傳

【珍藏本】下

金庸



广州出版社

金庸
〔珍藏本〕

飛狐外傳

下

廣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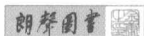
飞狐外传/金庸著. —广州: 广州出版社, 2009. 9

ISBN 978-7-5462-0157-3

I. 飞… II. 金… III.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27113号

广东省版权局版权合同登记图字: 19-2007-082号



本书版权由金庸先生授权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专有使用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封面图画选自董培新先生金庸小说国画

敬告读者

为了维护读者、著作权人和出版发行者的合法权益,本书采用了新型数码防伪技术。正版图书的定价标示处及外包装盒上均贴有完好的防伪标签。刮开涂层,可见到一组数码,您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查验真伪。

1. 拨全国免费电话8008301315,按语音提示从左到右依次输入18位数码并按#键结束。
2. 使用手机或小灵通将18位数码作为短讯内容发至106691603100。
3. 网上查询www.macs.com.cn。

读者如发现盗版图书,可向当地“扫黄打非”办公室、新闻出版局、工商管理部门、公安机关、技术监督部门举报,或直接与我们联系。

联系电话: 020-34297719 13570022400

我们对举报盗版、盗印、销售盗版图书等侵权行为的有功人员将予以重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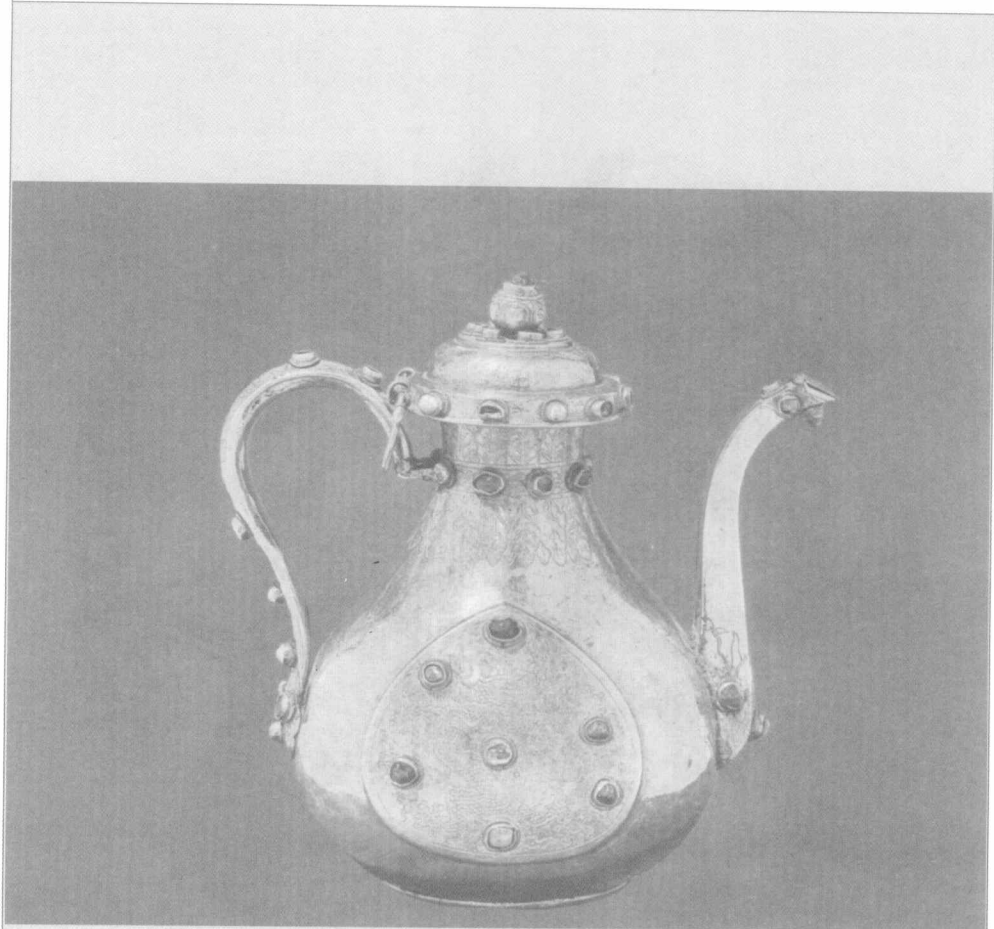
广州出版社
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



图为清乾隆帝孝贤纯皇后富察氏画像。皇后是傅恒的亲姐姐，傅恒即福康安的父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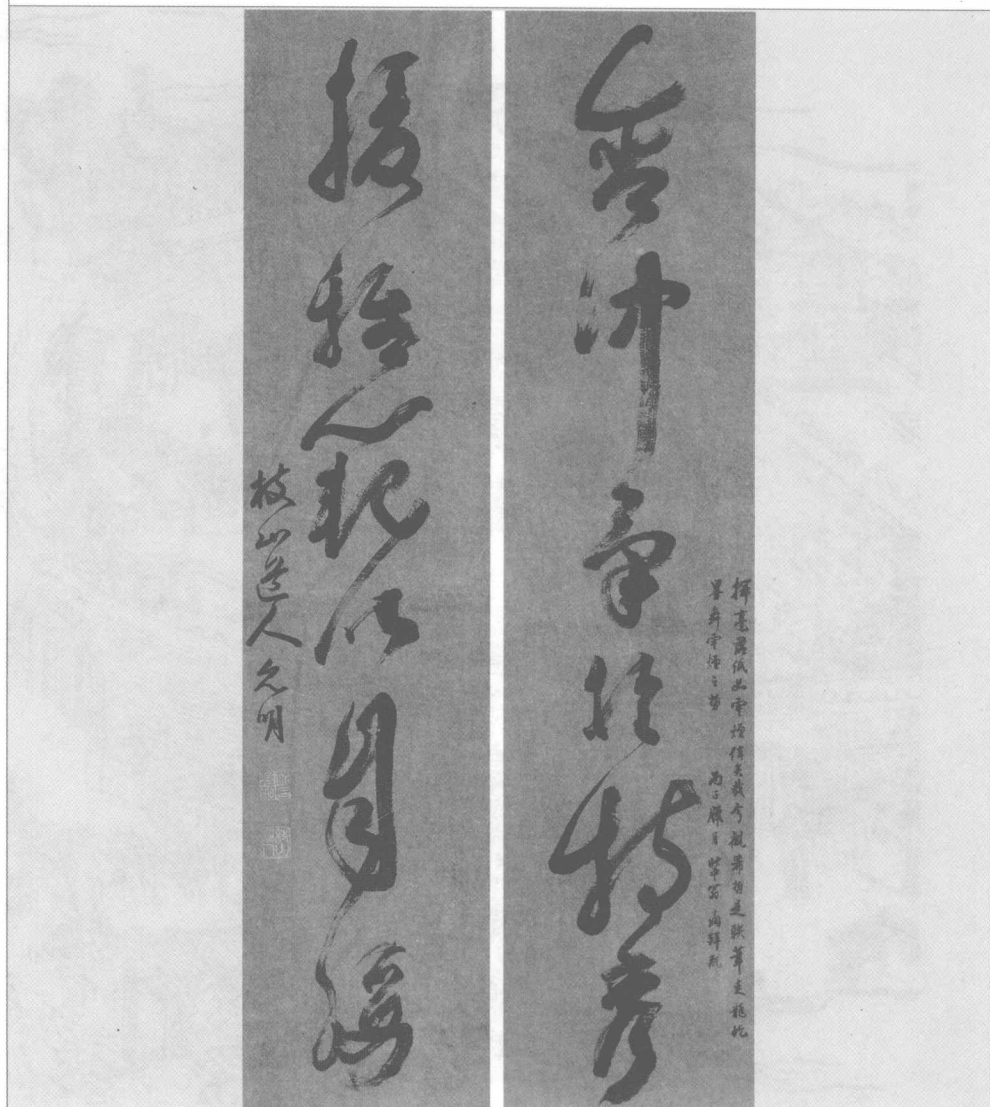
乾隆年间淑女图。英国画家所绘，绘于乾隆十五年（1750）前后。香港美术博物馆藏。画中少妇好似马春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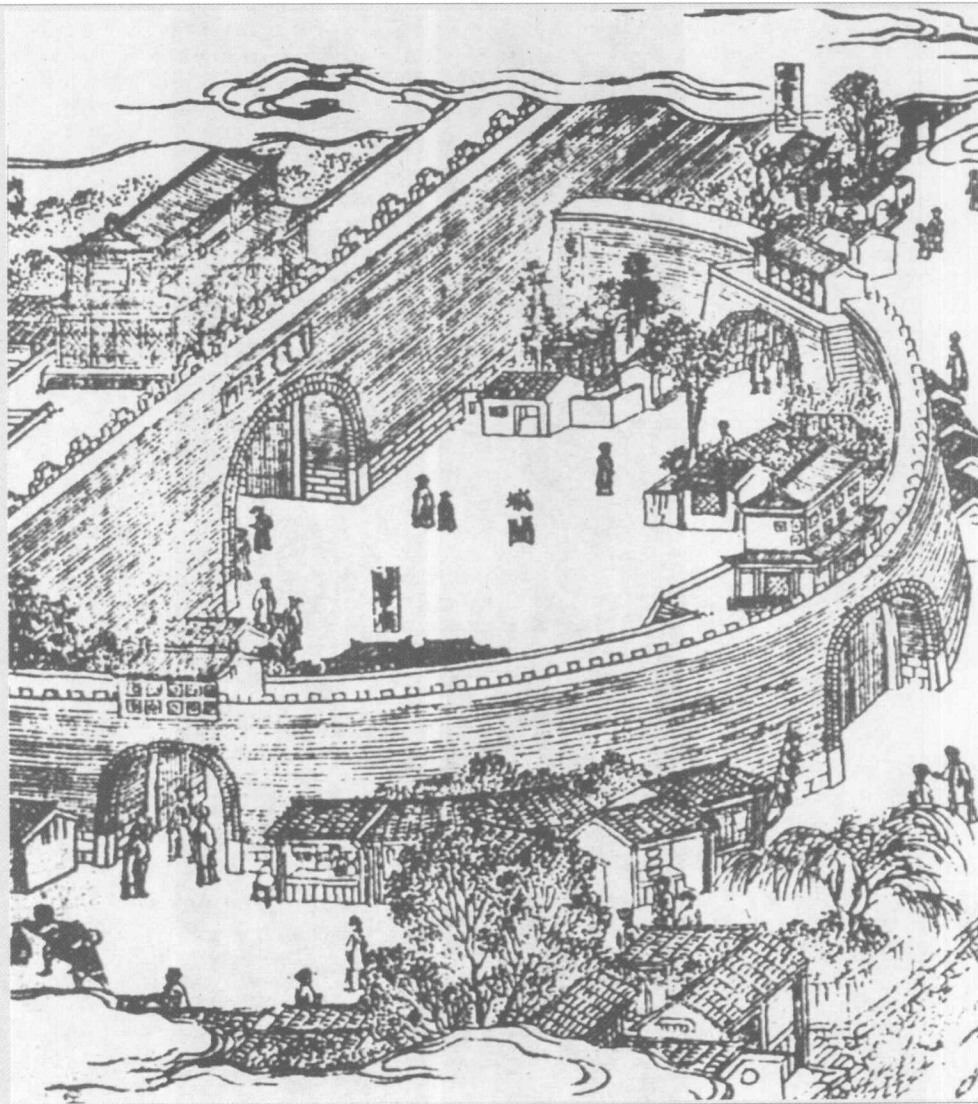
图为镶宝石金壶。壶上雕有龙纹，是明朝皇宫中的物品。福康安的母亲用来装有毒参汤害死马春花的镶宝石金壶虽然不会有龙纹，但其形状质地大致如此。



宋人《蕉荫击球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图中庭院芭蕉青翠，两个小儿正在玩槌球游戏，他们的母亲在一旁观看。马春花如不死，定能像画中少妇那样享受弄璋之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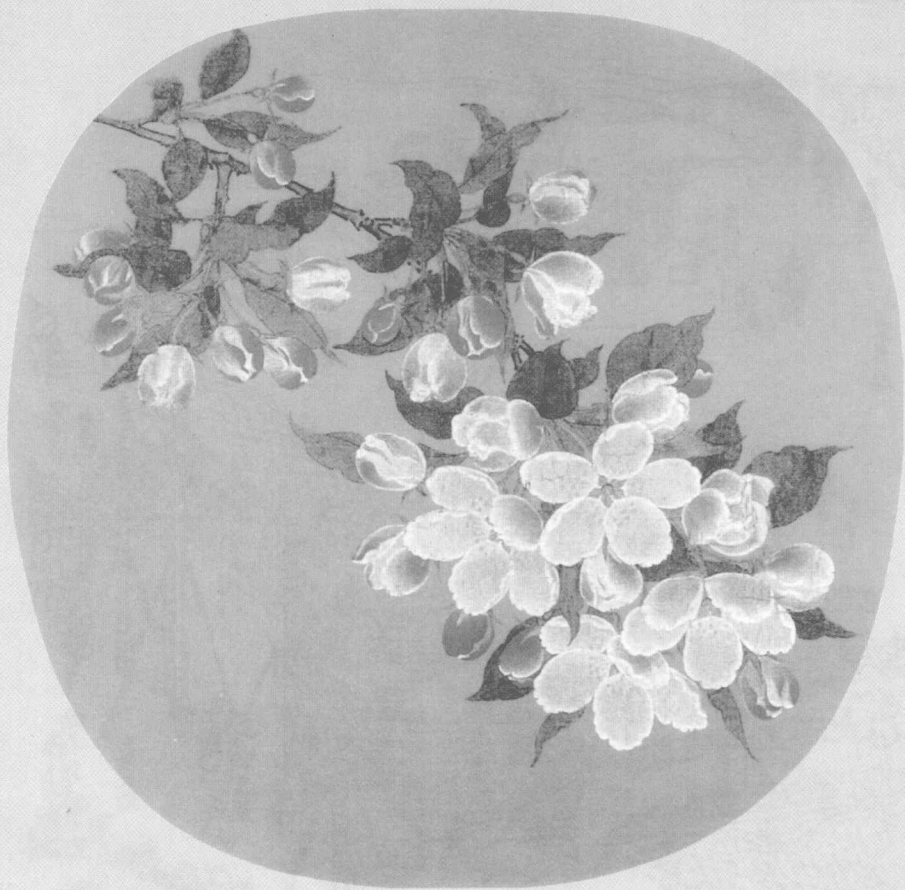


明江南四大才子之一祝枝山的行书作品。凤天南家中所挂的祝枝山书法大致如此。



图为清代北京正阳门外、正阳桥一带的情况。录自日本《唐土名胜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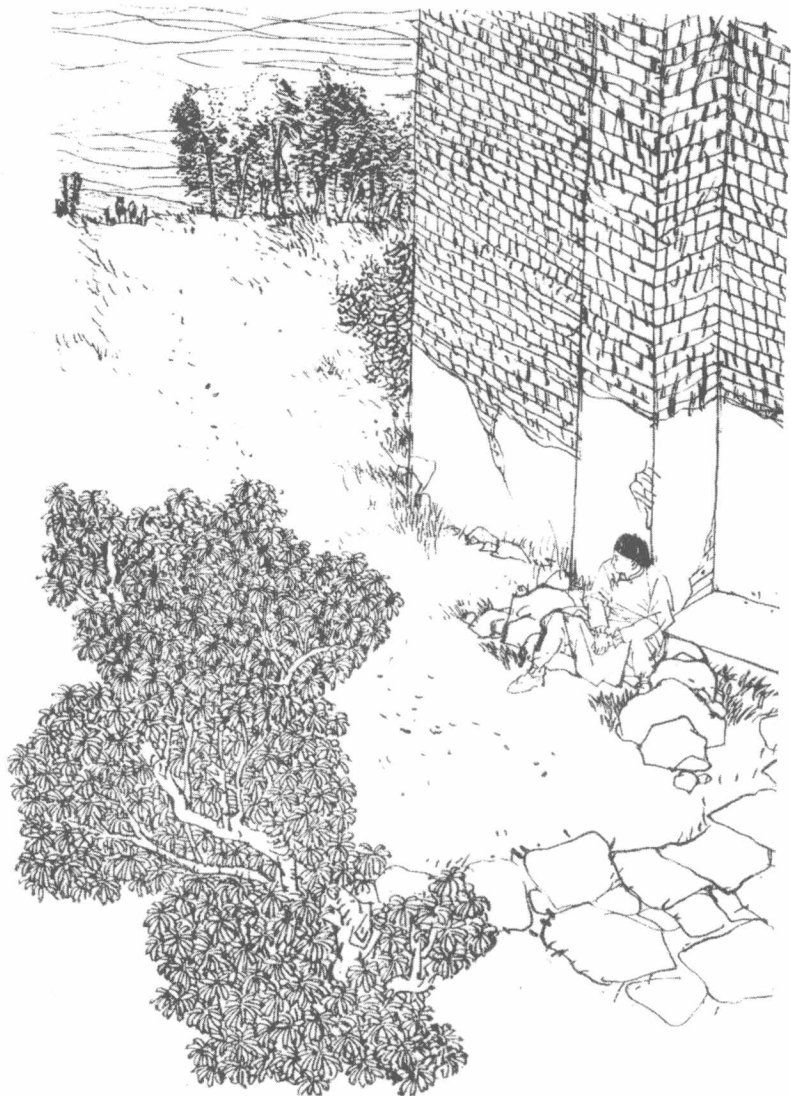


《海棠图》，宋林椿绘。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图中所画虽不是“七心海棠”，却由此可见海棠花的模样。程灵素一死，世上再没有“七心海棠”了。



第十一章	恩仇之际	297
第十二章	古怪的盗党	317
第十三章	北京众武官	359
第十四章	紫罗衫动红烛移	383
第十五章	华拳四十八	407
第十六章	龙潭虎穴	441
第十七章	天下掌门人大会	457
第十八章	宝刀银针	495
第十九章	相见欢	523
第二十章	恨无常	563
后记		599





胡斐见苗人凤脸色平和，这一刀说什
么也砍不下去，大叫一声，转身便走。
一口气狂奔了十来里路，这才停住。
思潮起伏，思仇之际，实所难处，可不
知如何是好。



第十一章 恩仇之际

次日一早,三人上马又行,来时两人快马,只奔驰了一日,回去时却到次日天黑,方到苗人凤所住的小屋外。

钟兆文见屋外的树上系着七匹高头大马,心中一动,低声道:“你们在这里稍等,我先去瞧瞧。”绕到屋后,听得屋中有好几人在大声说话,悄悄到窗下向内张去,见苗人凤用布蒙住了眼,昂然而立,他身周站着五条汉子,手中各执兵刃,神色凶狠。钟兆文环顾室内,不见兄弟兆英、兆能的影踪,心想他二人责在保护苗大侠,不知何以竟会离去,不禁忧疑。

只听得站近厅门口一人说道:“苗人凤,你眼睛也瞎了,活在世上只不过是多受活罪。依我说啊,还不如早些自己寻个了断,也免得大爷们多费手脚。”苗人凤哼了一声,并不说话。又有一名汉子说道:“你号称打遍天下无敌手,在江湖上也狂了几十年啦。今日乖乖儿爬在地下给大爷们磕几个响头,爷们一发善心,说不定还能让你多吃几年窝囊饭。”

苗人凤低哑着嗓子道:“田归农呢?他怎么没胆子亲自来跟我说话?”首先说话的汉子笑道:“料理你这瞎子,还用得着田大爷自己出马么?”苗人凤涩然道:“田归农没来?他连杀我也没胆么?”

便在此时,钟兆文忽觉得肩头有人轻轻一拍,他吃了一惊,纵出半丈,回过头来,见是胡斐和程灵素两人,这才放心。胡斐走到他身前,向西首一指,低声道:“钟二哥和三哥在那边给贼子围上啦。钟

大哥,不如你快去相帮,我在这儿照料苗大侠好了。”钟兆文知他武功了得,又挂念着兄弟,从腰间抽出判官笔,向西疾奔。

他这么一纵一奔,屋中已然知觉。一人喝道:“外边是谁?”胡斐笑道:“一位是医生,一个是屠夫。”那人怒喝:“什么医生、屠夫?”胡斐笑道:“医生给苗大侠治眼,屠夫杀猪宰狗!”那人怒骂一声,便要抢出。另一名汉子拉住他臂膀,低声道:“别中调虎离山之计。田大爷只叫咱们杀这姓苗的,旁的事不用管。”那人喉头咕噜几声,站定不动。胡斐原怕苗人凤眼睛不便,想诱敌出屋对付,哪知他们却不上当。

苗人凤道:“小兄弟,你回来了?”胡斐朗声道:“在下已请到了毒手药王他老人家来,苗大侠的眼准能治好。”

他说“毒手药王”,意在虚张声势,恫吓敌人,果然屋中五人尽皆变色,一齐回头,却见门外站着一个粗壮少年,另有一个瘦怯怯的姑娘,哪里有什么“毒手药王”?

苗人凤道:“这里五个狗崽子不用小兄弟操心,你快去相助钟氏三雄。贼子来的人不少,他们要倚多为胜。”胡斐还未回答,只听得背后脚步声响,一个清朗的声音说道:“苗兄料事如神,我们果然是倚多为胜啦!”

胡斐回头看去,只见高高矮矮十几个男女,各持兵刃,慢慢走近。此外尚有十余名庄客僮仆,高举火把。钟氏三雄双手反缚,已给擒住。一个中年相公腰悬长剑,走在各人前头。胡斐见这人长眉俊目,气宇轩昂,正是数年前在商家堡中见过的田归农。当年胡斐只是个黄皮精瘦的少年,眼下身形相貌俱已大变,田归农自不认得。

苗人凤哈哈一笑,说道:“田归农,你不杀我,总睡不安稳。今天带来的人不少啊!”田归农道:“我们是安分守己的良民,怎敢说要人性命?只不过前来恭请苗大侠到舍下盘桓几日。谁叫咱们有故人之情呢。”这几句话说得轻描淡写,但洋洋自得之情溢于言表,今日连威震湘鄂的钟氏三雄都已受擒,此外更无强援,苗人凤双目已瞎,又怎有逃生之机?至于站在门口的胡斐和程灵素,他自没放在眼下,便似没这两个人一般。

胡斐见敌众我寡,钟氏三雄一齐失手,对方好手该当不少,要退敌救人,料来不易。他游目察看敌情,田归农身后站着两个女子,此

外有个枯瘦老者手执点穴槌，另一个中年汉子拿对铁牌，双目精光四射，看来这两人都是劲敌。另有七八名汉子拉着两条极长极细的铁链，不知有什么用途。

胡斐微一沉吟，便即省悟：“是了，他们怕苗大侠眼睛后仍然十分厉害，这两条铁链明明是绊脚之用，欺他眼睛不便，七八人拉着铁链远远一绊一围，他武功再强，也非摔倒不可。”他向田归农望了一眼，忍不住怒火上升，心想：“你诱拐人家妻子，苗大侠已饶了你，你却一个毒计接着一个，弄瞎了人眼睛，还要置人于死地。如此恶毒，当真禽兽不如。”

胡斐却不知道，田归农为人固然阴毒，却也实有不得已的苦衷，自与苗人凤的妻子南兰私奔之后，想起她是当世第一高手的夫人，每日里食不甘味，寝不安枕，一有什么风吹草动，便疑心是苗人凤前来寻仇，往往吓得魂不附体。

南兰初时对他是死心塌地的热情痴恋，但见他整日提心吊胆，时时刻刻害怕自己丈夫，不免生了鄙薄之意。因为这个丈夫苗人凤，她实在不觉得有什么可怕。在她心中，只要两心真诚相爱，便给苗人凤一剑杀了，又有什么？她看到田归农对他自己性命的顾念，远胜于珍重她的情爱。她是抛弃了丈夫、抛弃了女儿、抛弃了名节来跟随他的，而他却并不以为这是世界上最宝贵的。她还隐隐觉得，田归农之所以对自己痴缠，肯定还不是为了自己的美色，更不是为了自己的一片真情，而是另有目的。为了权势？还是为了财宝？这时她早已明白了田归农，对于这个男人，天下最重要的，除了自己的性命之外，便是财宝和权势。

因为害怕和贪心，于是田归农的风流潇洒便减色了，对琴棋书画便不大有兴致了，便很少有时候伴着她在妆台前调脂弄粉了。他大部分时候在练剑打坐；或是仰起了头空想，在想做大官，或是在想成为大富翁？

这位官家小姐，却一直是讨厌人家打拳动刀的。就算武功练得跟苗人凤一般高强，又算得什么？何况，她虽不会武功，却也知田归农永远练不到苗人凤的地步。

田归农却不能不忧心，只要苗人凤不死，自己的一切图谋，终归是一场春梦，什么富可敌国的财宝，什么气盖江湖的权势，终究不过